

宋
东
安

主
编

榆树文萃

3
小说卷

榆树，这“天下第一粮仓”，一座被黑土地紧紧包围的新城，城与乡交相辉映，生生不息、广袤富饶的土地上，一直有歌声萦绕。那些土生土长的文字，被埋在这里，长成喜人的庄稼，结成了丰硕的成果……

时代文艺出版社



榆树文笔

小说卷

宋东安◎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特邀作品

于德北

蟋蟀在堂····· 001

王立娜

时光之缘····· 007

王 坤

儿子，爸爸要回家····· 014

六十六个饺子····· 019

东海龙

二愁人····· 023

绝招····· 026

抢镜····· 028

付一师

踏雪无痕····· 032

白振波

老梁的烦恼····· 038

吕桂芹

老甄····· 040

朱乃波

水中情····· 044

刘云琴

侬（节选）····· 046

刘 忠

- 让我再一次牵你的手 051

刘诗寒

- 二十年前的一堂历史课 056
 旧址 058
 我的父亲远走他乡 063
 纸上的骡子 066

闫相友

- 税官交税 069

安宏民

- 女人街（节选） 071

安 然

- 冷 083
 于家喜事 085

孙雨成

- 马倌儿 088

孙国福

- 分量 104
 好心 人 106
 “三军司令”的婚外情 108
 一枚硬币 113

孙隆喜

- 新生（节选） 116

孙 影

- 双刃剑 127

杜 河

- 网络大哥 130

李本华

- 双喜的春天 134

李丽丽

- 修门 138
 代课老师 141
 顾门学画（节选） 145

李树彬

吴二爷	153
妻子的秘密	155
为媒	157
老杨	160
李笑峰	
牵挂	164
宋洪轩	
夫妻海棠	166
三姨家事	170
张老蒿卖房	176
张月红	
春风吹进青纱帐	179
离离原上草	186
张洪新	
“无遮拦”轶事	194
张喜武	
杨老全	197
单海水	
爷俩风波	203
单海舰	
麦穗的村庄	206
单 颖	
手术之前	218
赵景福	
野矿那乡魂悠悠	221
施胜春	
一杆秤的自传	230
桃花鱼	232
“属猫”的妙儿	235
故事里的事	236
姚亚英	
郝仁拾妻	238
一碗鲜豆浆	241
耿田雨	

诗神·····	246
柴 华	
愿者上钩·····	249
高亚凡	
家乡的老榆树·····	253
童年的大鱼·····	257
高亚茹	
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	261
杏花开了·····	266
曹凤伟	
种满葵花的人生路·····	269
石 峰	
爱·····	272
一念天堂·····	274
反哺·····	276
董 晶	
烟·····	279
焦明丽	
飘忽的身影·····	281

特邀作品

于德北

1965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2007年获第三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2009年《美丽的梦》获“冰心图书奖”；2018年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有作品被译介到日本、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

蟋蟀在堂

下午的时候，接到了一个十几年没见面的朋友的请柬，说他要结婚。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打电话给一家我熟悉的出租车公司，订了一台车。朋友的家在一个叫大荒地的乡下，是一个榆树成林的地方，十几年前，我去他家里小住的时候，那些茂密的榆树枝上栖满了乌鸦，每当黄昏，那些乌鸦会环村飞行，直至月上中天。

乌鸦让我感到寂寞。

我简单地打点行囊，到单位的楼下等车来。

外面阳光充足，天空显得格外高远。

进入秋天了，空气中渗透着丝丝缕缕的寒意，尤其清晨和傍晚。

我要到乡下去，而这个乡下我已经十几年未曾涉足了，它会有什么变化呢？

出租车来了，这是一辆红色的“捷达”，而且刚刚洗过，我对车的颜

色很满意，尤其对它的干净大觉舒心。我是去参加婚礼，鲜艳的颜色总会增加一些格外的喜庆，我这样想。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头上，天空明净，连一朵云彩也没有。

司机问我：“走吗？”

我点点头，说：“走。”

我们上路了，从我们的城市到那个叫大荒地的村子不是很远，大概有八十里。我们对道路不是很熟悉，所以，每逢岔路口，都要停下车来，向路边的农人打听路线。我们错过了第一个大的路口，那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粮库，在铁路的旁边，我们从它的身边一掠而过，继续跑了十几公里之后才折转回来。

司机说：“你说的那个地方我去过。”

“是吗？”我对他的话不感兴趣。

我们越过铁路，从粮库的旁边过去。车外烟尘四起，路边的树木一律蒙上灰挂。我们沿着林荫道向前，不时地闪避着路上的坑坑洼洼。庄稼们笔直地立着，偶尔出现在视野里的牛羊对我们视而不见。乡村的一切给了我温暖，我在行进的过程中渐渐找到了一种平实的状态。

在一个叫鸡鸣山的小镇，我突发奇想，让司机把车停在一个小铺子门前，一个人下车去观察小铺子里的商品。司机为我的奇怪举动一阵阵发笑，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小铺子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卖肉，一卖干豆腐，她们没有看见我进屋，还在继续她们刚才的话题。

卖肉的说：“那个孩子生了，就给扔苞米地里去了，差点让野狗给掏了。”

卖干豆腐的说：“这心也太狠了。”

她们大概在讲一个私生子的事。

这种事早年间多，现在可是不多见了。

小铺子陈设简单，靠墙一排货架子，上边摆放几样简单的食品。肉案子横在地中央，许多苍蝇与肉为伍。我似乎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感觉，心境也变得朴素、单纯起来。

卖肉的女人发现了我。

她说：“来了？”

我说：“来了。”

她说：“要点啥？”

我说：“不要啥。”

那两个女人就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苍蝇在她们的笑声中四处纷飞。

我转身离店，踏着乡村小镇特有的细碎的阳光回到车上。

司机问我：“这地儿叫鸡鸣山，怎么连个土包也没有呢。”

我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

朋友的家在大荒地，据说这里几十年前人迹罕至，蒿草过人，是野狼、大雁、仙鹤的天堂。大荒地，多么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十几年前，这里没通公路，人们进出全凭步行。

我记得第一次住到朋友家的时候，他正张罗着要去相亲。那时，他的二老还都在世，他们热情地招待了我，并为我的到来感到格外惊喜。他们认为，如果我可以陪伴朋友去女方家里相亲，那么，这门亲事就有了八成的希望。朋友也面带羞红，一再暗示我应承下来。

于是，我换上了一件干净衣服，和一千人等上了路。

那个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的女孩叫敏，家住在二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

我们是骑自行车去那里的，一路上吃尽了苦头。

首先，我们需要过一条大河，可是，横在桥上的木栏杆被雨水冲跑了，河水漫上河滩，使河道变得深浅不一。不得已，我们都脱去裤子，把上衣盘在头顶，扛着自行车赤足涉水。我不习惯如此的跋涉，终于在急流中跌倒，新换的衣服也被河水完全地浸湿了。

另外，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我们想去井台喝点水，可不知谁家的狗蹲在井台上，死死守住井口，任凭我们如何驱赶，它就是不肯离开，最后，我们只好放弃最初的想法。

这些事情还不够让人沮丧。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媒人的提议下，我们横穿玉米地，抄近路行进时，竟然绕过了我们要去的村子，我们多走了十几里冤枉路，待我们折转身赶到叫敏的女孩家时，已经错过了相亲的时间。在朋友家所在的地界，相亲是不可以错过正午的，如果错过正午，就是毁约的表现。叫敏的女孩顶着烈日出门了，像一块被风刮走的花布，消失在田野的尽头。

不用说，朋友的相亲以失败告终。

在回家的路上，朋友的眼睛开始肿胀，发疼，不等到家，就完全失去了光明。

秋天的田野对于我来讲，有着无法言说的诱惑，我痴情地望着那些已经毫无生气的绿色，听风在它们的脚踝处穿梭。

十几年过去了，朋友曾写信给我，他的眼睛算是彻底没治了，而他的婚姻也因此搁浅下来。和他年岁相当的女孩，现在应该叫女人们，都有了自己的归宿，而他年龄小的，都有着与时俱进的追求，他像一个退伍的老兵，既远离了战场，又无法获得和平。

朋友信上说，现在能让他感到激动的，除了那些遮蔽了蓝色天空和白云朵的黑色乌鸦，就是月光下猫头鹰的叫声。

我觉得他的信虽然有些凄凉，但颇具诗意。

离开叫鸡鸣山的小镇，我们的车开始拐上一条乡间土路。

我对司机说：“这里原来都是甸子，没有人家。”

司机不明白“甸子”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草地。”

这回，他会意地笑了。

一只燕子从车前飞过，因为躲避不及，一头撞在路边的杨树上。司机点了一脚刹车，小跑着过去，蹲在燕子的尸体旁仔细观察。那是一只小燕子，也许离窝不久，第一次单飞，准备和它的父母迁徙到遥远的南方过冬。燕子的肚皮很白，背上的羽毛黑得发蓝。

司机说：“打燕子瞎眼睛。”

我从车窗探出头去，有些寂寞地看着他。

司机叹了一口气，回到车上。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车前出现了一群人，他们穿得干净而鲜艳，脸上一律挂着诡秘的微笑。

司机准备发动汽车。

一个披发老者向他摆了摆手，快步来到车窗旁。

“去参加祥午的婚礼吧？”他说话文绉绉的，和他的装扮有几分不符。

祥午是我朋友的名字。

司机看我。

我点了点头。

老者说：“回去吧，他的婚礼办不成了，人家姑娘已经把聘礼退回来了。”

“为什么？”

老者说：“那姑娘要走了，下汉口了。”

我的心里掠过一丝凉凉的风。

我催促司机上路，我着急见到我的朋友。那群人的身影消失在杨树的阴影里，阳光令他们的面孔又模糊又斑驳。他们似乎在笑，而那笑声追逐着汽车，缕缕不断。

该到大荒地村了。

我看见熟悉的乌鸦在村子的上空盘旋。

司机的脸色变得惨白，他握方向盘的手抖动不止。终于，在接近村口的时候，他把车停下来，声音呜咽地说：“我撞死了一只燕子，我撞死了一只燕子。”

一颗泪水从他的面颊滑落。

一个四十几岁的男人在瞬间变得比孩子还要脆弱。

“你下车吧，车钱我不要了。”司机说。

我说：“不行。”

“我求求你了，车钱我不要了。”

我说：“不行。”

“我求求你了，车钱我不要了。”

他的言行让我感到那么绝望。

我看见了我的朋友，他带着十几个小伙子向我这边走来。阳光照在他金色的脸上，他的脸上布满了宁静和安详。他的肩上扛着一把锹，他身后的人拿着绳子和木杠，仿佛要去抬什么东西。

在这支队伍前，有一个戴着一个旧毡帽的小个子男人，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手里捧着一个大大的罗盘。他目光呆滞，脚步零乱，整个身体像一个无绳的玩偶。

路旁有几个扒豆角的老年妇女，她们正在讨论朋友的事。

一个说：“祥午就这命了，这辈子娶不上媳妇了。”

一个说：“那姑娘家可真坑人。”

一个说：“人都请了，席也办了，这可咋整呢？”

一个说：“浪费了。”

一个说：“这不，婚结不成了，祥午就张罗着把他爹妈的坟合在一处。”

一个说：“这个祥午呀……”

朋友的父母是后走到一起的，按朋友原来的想法，是不打算为他们合墓的。

天空中的乌鸦大片大片地俯冲下来，抢食几个老年妇女手中的豆子，乌鸦下冲的姿势像炮弹一样，它们带起的风把逐渐变枯的榆树叶子刮得哗哗啦啦直响。

村中响起唢呐之声，在唢呐欢快的演奏中，一个女人的声音掺和进来，那个女人喊：“我家的小羊丢了！丢了！丢——了——！”

王立娜

女，1978年出生。长春市作家协会会员、榆树市诗歌学会会员，“国学经典作文”系列教材作者，现任“国学经典作文”专职教师。挚爱文学，擅长散文、童话写作，多次在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曾任图书编辑六年，出版过多本图书。

时光之缘

袁缘是小城里颇有名气的一位美女摄影师。

袁缘喜欢上摄影，是因为父亲。

袁缘的父亲是一位老摄影师。

小时候，袁缘问父亲，为什么自己叫“缘”。父亲笑而不语。

1978：用黑白遇见色彩

袁缘出生的时候，小城只有两家照相馆，一家是父亲开的，叫“时光摄影”。

父亲是小城远近闻名的摄影师，也是为数不多的黑白照片手工着色师，更是屈指可数的胶片修复师。父亲的技艺，一直是袁缘的骄傲；父亲的为人，一直是袁缘的榜样。

照相馆里有一间小小的暗室，从不许袁缘进入。每次父亲进到那间小小的黑房子，袁缘就会守在门口，眼睛贴在门缝儿上，却总是什么都看不到。

那间小小的黑房子里，究竟有什么秘密？

十岁那年，袁缘第一次跟随父亲进入暗室。映着红色的微光，袁缘看到，相纸上慢慢显现出了影像。袁缘屏住呼吸，牢牢记住了这神奇的一刻。

走出暗室，那张胶片上的影儿，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分明的照片，在阳光下分外清晰。

袁缘爱上了这种神奇的魔法，开始和父亲学习摄影，节假日几乎都是泡在店里。

袁缘最喜欢看父亲给照片手工着色。在袁缘眼中，黑白照片经过着色，瞬间有了温度，有了情感。手工着色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艺术，能描出人们心里的色彩。

一个星期天，袁缘正在店里帮忙，来了两位姑娘。大些的姑娘穿着一件六成新的蓝布衣裳，羞答答的。小姑娘说：“俺姐要照张彩照，邮给部队上的对象，可得照好看了啊！”父亲笑着说：“放心吧！”

着色的时候，父亲着了一份原色，洗了两张；另外着了一份水粉色，洗了一张。

取相时，大姑娘很吃惊：“俺的衣裳是蓝的，咋变粉的了？——再说俺只洗两张啊！”父亲笑了：“粉的好看吗？”大姑娘连连点头：“好看！多少钱啊？”

“不要钱。”

“谢谢！”大姑娘高兴地说，“那俺还是花洗一张照片的钱吧！”小姑娘拍着手说：“姐，粉衣裳真水灵！俺姐夫肯定夸你好看！”大姑娘低下头，手指绕着辫梢，红红的脸儿像一朵桃花。

1988：以彩色演绎洁白

如果说，摄影业也有季节，那一年，小城的摄影之春突然醒了，一夜之间就出现了许多婚纱影楼。天下的女子，哪个不想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成为最美的新娘？影楼里开始打柔光，为少男少女们拍摄明星照。打字复印社有了快照业务，照相馆里单纯的照相几乎不再有生意。转型晚的几家照相馆，几乎倒闭。

所幸，父亲的照相馆在这个春天最早醒来。父亲在摄影杂志上看到了新款的婚纱照，敏感地预料到了摄影业的变革。在周围人惊异的目光中，父亲毫不吝惜地拆掉原有布景，重新装修，南下购买新款婚纱、礼服，聘请了优秀的化妆师，“时光摄影照相馆”更名为“时光嫁衣婚纱摄影”。

父亲运用新式摆拍，刚开始，新郎和新娘都不明白：为什么照相不再看镜头了？照相还能闭着眼睛吗？还能躺在地上照相吗？照相不都在照相馆里吗，还能跑到河边去？为什么还去照夕阳？

看到成片，人们不淡定了：彩色的背景中，新娘身披洁白的婚纱，或凝眸畅想，或低头沉思，或眺望远方，引发人无限遐想；真实的自然里，新娘与新郎或携手花间，深情对望；或漫步柳下，呢喃低语；或共卧绿地，仰望蓝天。小河畔，夕阳为两个人的身影镀上了一道金边，如同时光精心镂刻的一帧剪影！如此唯美！如此浪漫！

拍婚纱照，就选“时光嫁衣婚纱摄影”！

人们纷纷赞叹父亲的远见。

父亲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勇敢地否定自己。

1998：修补温柔时光

二十岁那年，袁缘已经可以独立挑战最具难度的工作——修复底片。

经过去尘、去污处理，一张张蒙尘污损的底片，显出了本来的容颜。袁缘熟练掌握了各种药剂的配比和操作。

那天中午，店里一个面容焦虑的中年男子，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我姥姥没了十多年了，照片儿让屯里人弄丢了。就找着一张底片，跟别的粘一块儿了，我们也没敢弄。走了几家店都说不能洗，还怕把底片揭坏了。您看能洗不？”

父亲接过来一看，袋子里有个纸包，纸上有些黄褐色的水印。父亲轻轻打开纸包，里面是三张粘在一起的底片，不但有折痕，还长了霉斑。父亲没说话，把底片递给袁缘。

那人见父亲不说话，急了：“难吗？能洗不？”

袁缘另拿了一个纸袋装起底片：“不难。”

“多少钱？”

“就收洗相片的钱。”袁缘说，“半个月来取相。”

袁缘把胶片泡在清水内，小心地把胶片一张张分离开来，轻轻搓掉浮在表面上的粘印，又用皂角液润过，然后把胶片夹在细绳上，晾起来。

袁缘默默地看着，每一张胶片，都是一段光阴，一个故事。

胶片干了，还带着霉变的斑点。袁缘将胶片放入比例减薄液，浸泡了两分钟，又用镊子拎起来，放入清水中漂洗，再放入定影液中反复翻动。袁缘轻揩着胶片的折痕，又放入清水中漂洗，再放入醋酸溶液中过一遍，最后用流动的清水充分洗涤、晾干。

清亮的液体，一滴一滴，透出光阴，流过岁月——三张胶片都修好了。

半个月后，男子来取相，他慢慢地打开纸袋，凝神望去。

照片如同水样清透光滑，一位身着长衫的老妇端然而坐，面容安详。

“姥姥！”男子的眼眶红了。

不知何时起，数码相机渐渐走入家庭，胶片相机也终于彻底走出了人们的生活。

父亲沉默了许久——那些他爱如珍宝的底片，那些形形色色的显影液、定影液、干酪素液，那些毛笔、软刷以及外人叫不出名堂的修复着色工具……不仅是他工作中的助手，更是相伴几十年的老伙计。时代在进